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

僖公三

十有六年

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

春王正月戊申朔

隕石于宋五。隕公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



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何也。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鷓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物。先數聚辭也。鷓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物。石無知之物。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日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鷓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必有氣。隕于宋。而言隕石。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比天。應之也。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及廢之。社氏曰。是日隕石。水鳥高飛。遇迅風而浪。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

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蓋星墜於天。半空凝結。至地而成石也。

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鷓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音。當時諸

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

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

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救患分災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為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持於外也。可物災變之至。則天之所以告。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及而責其躬。此無待於外者也。何赴告之有。春秋因而書之。以見人君之何以不削。莫能畏天命。乃反以責於已者。也。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成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鷓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聖人所書之義明矣。

可不察哉

宋襄欲圖伯而無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

畏之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不曰身居明也

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爾春秋墮石于宋五六月鷓退

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矣西大兩震雷庚辰大雨雪

而德公被執兩木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鶴鶴來巢而昭

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言晦非也晦朔天之所取胡棄晦而為之深者穀

梁云石為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

亦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為一日故分

別之耳

不日曩與蚤亦微有知胡為而不月也

云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以日月為例故云

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自

謂國城爾不獨以民聚為義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傳其捕季友何賢也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為稱

字聞諸師曰

因斬裁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

之受伊川學一

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

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亦只是時君恩意襄

仲弑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升私情

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

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莫強季氏仲氏季子

氏出昭公仲氏弑子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春秋

異而書之主人君其讀則未知已之有期

固曰賢之爾社氏曰自是季氏世為卿

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

垂戒遠矣

汪氏曰宋立華比魯立叔孫氏當時賜族

臣至有生而賜益如衛靈之於比宮喜析朱鉏不特

生而賜族矣

永貞曰春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

則稱公子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非公子之子為大夫

而為大夫則但書名自信公以後則皆書族且使之

世出為卿矣是故魯有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高

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甯氏晉有卻氏欒氏韓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趙氏魏氏鄭有羊氏。駟氏游氏皆世卿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劉氏曰公穀皆云無季子友賢也。非也。言季子友之賢不遇書季子來歸足矣。死何復賢之乎。且書季子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本穀記其卒

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惟紀伯姬宋共姬書卒葬。紀叔姬以出不書葬。紀伯姬齊子長姬亦出并不書卒。紀伯姬歸紀四十年不書卒。葬疑必有故。鄭季姬違禮故卒而不葬。紀叔姬非夫人以賢。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法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而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而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而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而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而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

素表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二國志魏明帝紀太和六年

勿女淑卒。上痛之甚。追立廟葬于南陵。取甄后從孫黃合葬。欲自送葬。陳野以諫曰。下殤禮所不備。況未嘗月而為制。服舉朝素衣。公胡夕哭。臨古未有此。况欲親臨。祖載乎。上不聽。

附錄左傳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注氏

附錄左傳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兵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曹伯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兵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曹伯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兵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曹伯于淮。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兵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城緣陵以復祀。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齊侯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文之也。魯侯曰：許以男而先於邢，曹邢以侯而後於鄭也。許聖人之作春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也。桓公安攘之志，至會而愈急矣。却淮夷而不力，城郕而不果，况魯之信公在會，濂以其臣莫此為甚。蓋會淮之前，楚伐黃，黃而後不能恤，狄侵滑，侯鄭而不能遏，簡於存祀，不若存邢之功。緩於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肆其暴，抑有所窺而動也。桓會不至，而惟北立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矣。或在泮，獻箴而春秋不紀其事，蓋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此頌禱其君，而願其有是功，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云耳，使果有伐淮夷之功，安得不以伐山戎伐北戎之例而特書于經耶？

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二年齊桓惠八衛文十七齊桓九年宋襄入齊桓文三陳穆五齊桓十七齊桓成齊桓二十齊桓成齊桓二十九齊桓成齊桓三十齊桓成齊桓三十一齊桓成齊桓三十二齊桓成齊桓三十三齊桓成齊桓三十四齊桓成齊桓三十五齊桓成齊桓三十六齊桓成齊桓三十七齊桓成齊桓三十八齊桓成齊桓三十九齊桓成齊桓四十齊桓成齊桓四十一齊桓成齊桓四十二齊桓成齊桓四十三齊桓成齊桓四十四齊桓成齊桓四十五齊桓成齊桓四十六齊桓成齊桓四十七齊桓成齊桓四十八齊桓成齊桓四十九齊桓成齊桓五十齊桓成齊桓五十一齊桓成齊桓五十二齊桓成齊桓五十三齊桓成齊桓五十四齊桓成齊桓五十五齊桓成齊桓五十六齊桓成齊桓五十七齊桓成齊桓五十八齊桓成齊桓五十九齊桓成齊桓六十齊桓成齊桓六十一齊桓成齊桓六十二齊桓成齊桓六十三齊桓成齊桓六十四齊桓成齊桓六十五齊桓成齊桓六十六齊桓成齊桓六十七齊桓成齊桓六十八齊桓成齊桓六十九齊桓成齊桓七十齊桓成齊桓七十一齊桓成齊桓七十二齊桓成齊桓七十三齊桓成齊桓七十四齊桓成齊桓七十五齊桓成齊桓七十六齊桓成齊桓七十七齊桓成齊桓七十八齊桓成齊桓七十九齊桓成齊桓八十齊桓成齊桓八十一齊桓成齊桓八十二齊桓成齊桓八十三齊桓成齊桓八十四齊桓成齊桓八十五齊桓成齊桓八十六齊桓成齊桓八十七齊桓成齊桓八十八齊桓成齊桓八十九齊桓成齊桓九十齊桓成齊桓九十一齊桓成齊桓九十二齊桓成齊桓九十三齊桓成齊桓九十四齊桓成齊桓九十五齊桓成齊桓九十六齊桓成齊桓九十七齊桓成齊桓九十八齊桓成齊桓九十九齊桓成齊桓一百齊桓成

附錄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期下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妾為宦女焉。

夏成項齊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為討而止。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齊人之國，何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段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頃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終亦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

為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譚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音取鄆取鄆音取鄆是也音取鄆是也言我外事如齊師滅譚齊人滅之類是也內事則取汶陽田取鄆取邾之類是也未有書外事不言其國未有書內事而言魯者蓋言國以別內也注氏曰晉悼公以諸侯城高陽楚以諸侯滅賴因會祖伐吳而繼事以滅之則皆書魯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辭而為于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羣

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見聖人文理密察亦所以示人五刑五用必審其人然後當罪也公猶在齊滅項非公命也向也費伯帥師滅邾非公命不書此何以書城郎常事也項非常也是故常事諱不及公則不書焉非常則謹書之善滅項失其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度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言年來奔雖非公命皆非常也春秋必謹而志之僖公德季氏擁兵之私假之以推待之不疑其後遂至不可制襄在楚而宿取下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言叛人每棄公出而肆其無忌由此年滅項有以啓之耳

之為齊桓諱也按其文義乃是魯滅豈可為齊諱乎曾自取惡平齊桓雖賢滅項非合義何得為之諱乎我孰與城中國桓公與山戎戰春秋賤之降疾為人夫戰山乎盧陵李氏曰公穀皆以項為齊滅賢桓公故為之諱也二家蓋拘於內滅書取之例而不知變文之法耳故胡氏特從左氏

圖伯之初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那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鄭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明邑閭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公圖伯之初也賈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於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把殿於城邢救徐怠於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會下則家法虧蓋桓公成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桓公立功為不遠功過乘除齊伯之顛未可考矣

陳穆公把成三十二年秦穆王十有八年宋襄九年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年衛文公襄九年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

齊宋公下公有會曾字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

附錄左傳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

夏師救齊穀梁傳善救齊也蜀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甄齊師敗績

志其緩也

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甄立孝公而還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魯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義為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也杜氏曰甄齊地無虧既死曹備邾先去故宋師獨與齊戰

狄救齊穀梁傳善

伐齊之喪奉少詿奪長上同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

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

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常山劉氏

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也薛氏曰聖人與狄之救猶賢乎宋也臨川吳氏曰書師救齊於伐齊之後則救者救無虧也書狄救齊於齊師敗績之後時無虧

已死齊無君矣故杜氏云救四公子之
待雖緩不及事然亦書救終善之也 凡伐者為客

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何氏

曰戰言及所以別主客直不直也孫氏曰宋襄伐人之
喪擅易人之主故以宋為主不與宋襄伐齊也

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

桓公管仲嘗屬章敬反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

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

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

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

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

曰下可王卒立之武公卒魯人殺懿公而春秋深罪

宋公大義明矣門宋師及齊師戰是宋公也何以書

師見其用大衆也而敗在其中矣是以師為重以

襄公為輕矣周宋公伐齊為納公子昭也何以不書

納公子昭于齊乎曰不與納也納昭非正也公伐齊

納糾亦非正則何以書書納糾所以著莊公非也

止書伐齊而不書納糾則莊公得復讎之義矣或書

或不書其義自異不可不察也

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合諸侯舉大衆

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矜其力此所以無功也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曰納公子昭于齊不與納

也曷為不與納公子昭非正也

立踰年之君也而宋人脅齊殺之將立孝公復與齊

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喪皆不義也

初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制其尊卑正否之辨而
輕屬幼少以為亂階君臣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公
未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
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曲諸侯奉
少尊長大亂齊國春秋書宋公以為我首深罪之也
宋襄公曰桓公舍常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
之正又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
死之後豎刀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
伐喪而納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
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

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然則昭與無
虧之事孰正。曰。以義則無虧。正桓公屬公子昭於宋
以爲太子。則桓公之罪也。○如氏曰。戰于戲。公羊云。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非也。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鞏。寧可亦曰。與晉卻克之征齊乎。所異於晉者何哉。當與太子氏曰。宋襄伐齊之事。公羊以爲善。宋蓋彼以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戰。爲子宋罪齊之書。是以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宋言及。明直在宋矣。鄭曰。及者。別異客主。不施於直不直。直不直自在事而已。鄭說固足以辨何氏之失。然兵凶戰危。何得汲汲欲戰。故凡爲志乎戰者。春秋皆貶之。在主人而及客。則非虜。已息爭之道。在客而及主人。又豈仗義執言之師乎。故春秋書伐而戰者三。獨宋公以客及主者。乃變文以深貶宋也。穀梁胡氏之說精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立而後得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朱子曰。九當作糾。糾。始於梁。終于海。合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番易傳曰。梁。稱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左氏於郵之再會曰。亦片始

伯也。是北杏之會。郵之初會。皆在末伯之前。則桓公既伯衣裳之會。止於九合而已。或者以北杏陽穀。非管仲之欲。或又以郵幽再會。以地而言。則止於九。皆未免臆度之說也。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各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極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彊。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爲務。肉未及寒。而虜孽至。國宋伐其喪。家子見殺。國必於亡。足以見伯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齊人伐衛。圍

還。曰。苟能治之。股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誓。婁狄師。還。曰。苟能治之。股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誓。婁狄師。

即德遠矣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沒，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社。而審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貶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齊桓公曰：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衛嘗見滅於狄，而桓公封之，桓死

未踰年而衛與諸侯伐之，邢自以復存者，桓公也。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與狄人伐之，邢黨狄以伐衛，然論其曲直，則衛之忘恩，昔伯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人狄以進之，見罪衛之深也。刑為周公之胤，衛為武之穆，皆嘗亡於狄，賴齊而復存。今衛伐齊，喪固有其罪矣。然為宋所驅，非主其首惡也。狄既救齊，而又有責衛伐齊喪之罪，以狄為之，亦可傷中國之無人矣。敵國不相征，凡與師以伐人者，皆不義也。况邢小國，猶不當蠶類伐同姓，或者逼於狄之命而不得已也。狄然其後，衛竟滅邢，其怨雖未必不基於此。魯曰：伐衛以邢為首者，衛雖有罪而邢不當與狄連兵以伐兄弟之國。且不可以夷狄先中國也。魯曰：衛之伐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鄭知有天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不知長子之不可奪。衛文賢君，原其心恐非有背恩之實也。但不審於義耳。春秋於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狄以伐衛，皆變文以顯之。正以宋公此舉，以義而實，非義故重貶。以見意耳。若止責其不能報德，安知衛人不自以為報齊乎？

附錄 左傳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命曰新里 秦取之

襄王十一年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
復七把成十四秦穆蔡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
十九楚成三十春

附錄
城而居之

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魯滕宣公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
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
子獨名是亦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也則畔齊宋
之間不與爵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
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者其罪也苟
為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

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濫也去声其專也如成九

年鄭貳於楚晉執鄭伯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校

稱晉人也執得其罪其罰輕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歸于京師

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傳二十八

臣執君執不以正故亦書晉人也傳二十八

罪矣宋襄繼齊桓之後非有德義以服諸侯肆已之

強一會害二君所以陵轢諸夏故書人以服之春秋不

執滕子以威求伯也也傳二十八

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喪奉少以寡長今春首執滕子

恃強而凌弱如此欲伯得乎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

故執之以威諸侯然非有德義以服人心肆已之暴
所以終於無成也也傳二十八
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諸京師故以
伯討與之餘皆書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
惟此年滕子嬰齊哀四年晉執戎蠻子赤書名蓋嬰
齊自外於齊盟蠻氏亂而無質故名以貶之也孫氏
發微謂嬰名者遂失國也於義亦通

經書執諸侯始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不入此例。胡氏曰：執雖有罪，而不歸京師，則稱人。宋執嬰齊，是也。成九年，晉人執鄭伯，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十九年，晉人執邾子貜。可入此例。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邾人執鄆子晉侯，執曹伯，果宋人，執我蠻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邾子，則暴惡之甚，不特以專與監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子，戎狄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作宋人，南曹之南，邾曹。

邾文公在焉。其稱人何？人曹邾以敗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曷為謂之敗？以明年鹿上之盟亦入宋，則未嘗言宋以伯也。○周社氏曰：公羊宋稱人，設屬。書爵屬辭疑於北杏，陳氏以為明年鹿上復入宋，則春秋未嘗言宋以伯，此乃人曹邾以人宋也。恐未必然。蓋春秋始則望宋之能伯，而予之繼則罪宋之失德而人不可。鄆子會盟于邾，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鄆子乃會之于邾，故不言如會。吳氏曰：蓋鄆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鄆子會盟踐土，陳侯如會，雞澤，陳袁僑如會于邾，鄭伯鬍如會。是也。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公羊傳：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用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取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二亡國，以為厲諸侯，義上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公羊傳：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印其鼻以血社也。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印其鼻以血社也。社，土也。蓋殺人而致祭，祭土也。印，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祭神。張氏曰：蓋鄆子會曹南之盟，而後期，宋公使邾執之，邾出此，因附勢而肆言用之，惡也。觀後日，戕鄆子亦出於邾，則邾之虐鄆必自用鄆子，而天子不誅，所以復出為惡與。高氏曰：宋公之盟曹南，怒鄆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伯業，邾從宋盟，安敢執我鄆子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可知矣。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惡之

惡之

攻謹而日之諸侯終則各鄩子不名史佚之
十補人。賤也。上言會盟于邾則非微者明矣。○
氏曰執鄩子說左氏以為宋公使邾執之若然春秋何以不蔽罪於宋何休以為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季姬淫佚使鄩子請已以此二國致忿臨江劉氏亦信其說而考之公羊傳文本無此言不知何氏何理大抵邾與宋皆南面之君亦可以不受其命而乃迎逢其惡躬也秋宋為戎首肆為暴虐春秋舍宋而罪邾邾亦未為過也秋宋人圍曹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又王聞崇德
盟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益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杜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音今復扶又**圍曹者討不服也**

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

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

傳卒於其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去議而

黨錮興閻寺故匹夫捕憤處士橫議危言深論不隱

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牛僧孺以朋黨相軋嘆

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宋子曰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

者大矣**莊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成大功難

小利亦未嘗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

過削其支郡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東都疾橫**去議而

俱反以誅錮為各上乃斬錯東市**東都疾橫**去議而

豪強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自是正直放廢邪枉

織結其死徙廢錮六七百人土類織城國隨以亡

于孟而束手就擒於之蠻矣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

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

遯焉非特書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盡

筆也張氏曰齊桓之伯臣已去矣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於宋者莫如

曹勝勝既執矣曹方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首德之言而亟事于戈直其不遂霸也

陳氏曰此宋公圍曹也其攝人貶也宋公欲合諸侯而亟脩怨於曹諸夏之圍國自是始

王氏曰經書夷夏之加兵於曹者十有三而宋居其七焉蓋自僖十五年間曹之以兵佐齊桓而伐之至此憤其貳乃環其國都而攻之

宣二年復圍之哀之二年六年宋既向巢再伐七年又圍之八年遂入而俘其君終滅其國此事攻之不貶而罪自見矣

衛人伐邢左傳秋衛人伐邢以報夷圍之役於昇大

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

非而以報復為事罪之也衛不伐狄而伐邢是

以人之○莊子之言皆飾妄之辭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

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

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

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

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

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

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

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

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鄭氏曰十八年鄭文公其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其

後遂為北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

下蓋深罪之也鄭氏曰後鄭者鄭為之下也

中國而輒貳中國亦以有陳非吾事蔡自會狄泉以

僅存鄭亦困逼於楚終春秋之世又二年復扶又盟

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

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

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

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聲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

之始也鄭氏曰楚初與諸夏盟也內不言公諱之也

以夷狄會中國則推而屬之陳也以其人楚不可不

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也鄭氏曰序陳

人為首陳曰同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

故諱公略齊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

也張氏曰楚欲得志於中國久矣齊桓討而接之

後桓志稍衰滅黃敗徐髮髮抗衡然尚有所懼也桓

公既沒宋襄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德

之說求參預中國之盟會陳蔡及鄭皆近楚而素服

其言納之國都而與盟信公亦忘是德之志借之同

軟不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於中

國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鄭氏曰于齊

之盟專及諸侯盟楚之始也虢上之盟外諸侯盟楚

之始也故皆以微者書而深貶之會于孟盟薄盟宋直

書不諱又所以著其陵駕中國之暴而諸侯皆悅焉

伯不振

而楚莊

竊討賊

之義盟

于長陵

遂主諸

侯于

齊雖若

宋城然

人諸國

大夫乃

所以人

公也戰

後于

召陵之

禮春秋

欲諱之

而有不

勝諱矣

是知春

秋貶于

齊之盟

所以謹

禮於微

慮患於

早也

梁亡

城而弗

梁亡不

書其主

自取之

也初梁

伯好士

所亟

梁亡

城而弗

梁亡不

書其主

自取之

也初梁

伯好士

所亟

梁亡

城而弗

梁亡不

書其主

自取之

也初梁

伯好士

所亟

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代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自亡也而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殺焉酒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罪所以惡梁張氏曰以自亡為文非取之梁蘇姓伯爵柏翳之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下法同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本微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何氏曰魚爛從內發百姓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天一日一周明曰又一周非至健不能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理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古者諸侯朝修其令晝及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無使惰慢也

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庶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何氏曰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區之中無不被刑其亡可立而待矣何氏曰伯不能君國子民以致民逃其上秦因得以取其地故不書秦滅梁而自亡為文何氏曰梁國之亡禍由於內如魚之爛外未見而內先潰矣春秋變法以書諸侯自取滅亡者有二晉人執虞公猶言良已加於頸而不自知也梁亡言國自亡而不之覺也何氏曰書梁亡所以深惡梁非言秦得滅人國也何氏曰漢帝禪末年委權關寺國無政令玩戎黷武民勞卒敵鄧文兵至皇子謀謂當父子君臣皆城一戰同死

社稷而帝不聽率群臣而縛以降朱
子於綱目持書漢亡亦春秋之意歟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五十八年 五十九年 六十年 六十一年 六十二年 六十三年 六十四年 六十五年 六十六年 六十七年 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七十年 七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七十九年 八十年 八十一年 八十二年 八十三年 八十四年 八十五年 八十六年 八十七年 八十八年 八十九年 九十年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九十四年 九十五年 九十六年 九十七年 九十八年 九十九年 一百年

書幾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梁傳作爲也 有加以
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 南門者法門也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 杜氏曰言新以易舊
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 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禮記明堂位 天子
有庫雉路 魯之車門制以天子應門 書新作南門譏用民

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天不言言必有中 春秋凡

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 勞民爲重事

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 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

宮矣矣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 行公請命于周而史

克作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闕宮頌僖公能復

周公之宇也 闕宮卒章云奚斯所作 朱子曰泮水燕

飲樂成之詩 闕宮則為僖公脩廟之詩 泮宮諸侯之

學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故曰泮宮 闕深闕也

宮朝 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

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 雖用民力不可廢也 其垂教

之意深矣 南非一門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嚮南 其來舊矣 新其

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備制焉 南門之備自僖公始 罪

其不可爲而爲故曰新作 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多

矣不必書也 僖公脩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 泮

宮者侯之學信公脩之得其時制故不書 新宮災大

室至壞災與壞不能不脩而經無脩之文 雉門及兩

觀必記新作焉 吾以此數者參之脩舊不足書 其言

者皆非禮之制也 馬氏曰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

於勞民而已。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書曰：逆子到于南門之外。此天子之門也。魯之舊制，豈可改乎？**王**曰：顧命孔氏傳：南門路寢門，則知魯南門乃路門也。魯車旌三門，既用天子之制，惟路門仍舊。故信公因其弊而斥大之。汪氏曰：信公之經，並無城寨，土功之重，則庶幾其能愛民矣。而猶有南門之役，且不若於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譏之，抑責備賢者之意。數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夏部子來朝

公羊傳：部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齒也。**杜**曰：部，姬姓國。**張**曰：後漢志：濟陰成武，北有部城。**史**、**徐**、**鄭**、**氏**曰：部有二，桓二年取部大鼎，北也。在今單州成武。部子來朝，南部也。今單州有三部城。**王**曰：部，分爲南北，皆附庸於宋。公羊云：失地之君也。按經無異文，無所據也。**公**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又公羊以部滅在春秋前，按春秋以來，且九十年，部子失地，始三也。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無乃不近人情乎？廬陵李氏曰：何氏特據部大鼎之文，以爲春秋前宋已滅部。此無據之言也。不可取。然部惟此一五月乙巳西宮災，**公**傳：西宮，何？小寢也。小寢則處見，他無所考。

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彌宮。以益言之，則如跡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杜**曰：公別宮，何？**公**曰：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公**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於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公**曰：流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陸**曰：穀梁云：閔宮也。按謂之西宮，直是信公之西宮耳。**劉**曰：穀梁以信公受國，閔公繼之。如君父，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以新宮近彌宮，而更謂之西宮，比聲益不亦愈疏乎？**鄭**人入滑，**左**傳：滑人，故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高**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據與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爲己屬，蓋強之陵弱如也。**王**曰：滑與鄭爲鄰，齊桓用常與鄭同盟，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實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略而人。**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何也？其爲主乎？技齊，**何**曰：狄，無人之能常與中國也。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之，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

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彌宮。以益言之，則如跡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杜**曰：公別宮，何？**公**曰：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公**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於於是。警戒深矣。人君之過，不在朝路，**公**曰：流之時，而常在深宮，燕處之際，天之示譴，豈徒然哉？**陸**曰：穀梁云：閔宮也。按謂之西宮，直是信公之西宮耳。**劉**曰：穀梁以信公受國，閔公繼之。如君父，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以新宮近彌宮，而更謂之西宮，比聲益不亦愈疏乎？**鄭**人入滑，**左**傳：滑人，故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高**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於衛，據與師而入其國，必欲滑爲己屬，蓋強之陵弱如也。**王**曰：滑與鄭爲鄰，齊桓用常與鄭同盟，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實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故略而人。**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左**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何也？其爲主乎？技齊，**何**曰：狄，無人之能常與中國也。齊喪而能救之，今衛欲滅邢，而狄能謀之，從中國以救之，恤患，非夷狄之事故，人以進之，人狄則罪衛之意明。

矣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公心也家氏曰甚哉齊孝之無
知也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郟書曰穀父苗穀子乃弗肯播歌
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郟書曰穀父苗穀子乃弗肯播歌
父基穀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平晉頃氏曰邢人
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
中國狄也五氏曰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攝人於齊邢
之下而不殊序所以
深惡中國之衰也 ○冬楚人伐隨 侯叛楚冬楚諸
於免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哉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穀梁傳隨國也張氏曰楚力方強隨欲
復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召兵而
自屈也左傳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師文王之益馬氏
曰楚既服隨則將爭雒於上國宋欲盟之其能屈乎
蓋凌李氏曰隨本漢東姬姓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
聞伯比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
以謀我故難間也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
陽諸姬尚聽命於隨也八年而敗隨於速把十一年而
隨絃州蓼又欲伐楚師卒以郟師之敗而止至在四年
楚武王荆尸授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六成楚文即

位不復有事於隨蓋隨已屈服於楚也然自在以前楚
兵加於江漢之間皆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
卒中國無伯子齊之後遂為同盟之國於
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矣

附錄 宋襄公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

襄王十一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一 齊四 晉惠十一 衛
二年 秦穆二十四 陳穆九 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莊七年 邢文三十四
穆二十 楚成三十三

春秋侵衛 杜氏曰為邢故

國無伯而狄得假各義以亂中國因宋曹衛邢伐齊喪
則仗義與師以救齊又聲衛伐喪之罪而與邢協力以
伐衛衛因邢之黨狄伐已而伐邢以報怨且滅邢未已
則狄又援齊而盟以為邢謀至此遂為邢而侵衛前之
伐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戮故攝伐今之侵以衛有戒
邢之心無事可指故稱侵者言其師之無名也伐衛
盟邢與中國之邢齊並序則稱人此獨侵衛則還其本
號而止稱狄左氏曰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
稱人此復侵衛惡其浸以猾夏故舉其本號也張氏曰
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為中
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左傳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日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杜氏曰

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楚上杜氏曰

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攝入齊桓懷楚少安
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陳氏曰襄公欲合諸侯而說

滕宣公使邾文公用郈子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而亟與
楚盟是喪師亡身之道也又曰人自為盟於惡曹見之

於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宋襄欲繼伯而求諸侯於楚
楚於是爭長於宋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自為盟而已

矣唐川兵氏曰宋襄欲圖伯合諸侯而德義不足以感
人曹南之盟僅能脅服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諸侯

更無從之者况曹復懷貳楚人亦乘間合諸侯而使其勢
力足以威人齊之盟不特陳蔡鄭許從之而曹亦從之

此宋襄所願欲而不可得者故求之於楚欲借楚之令
使諸侯從已曾不思楚強夷也齊桓之伯如此其盛猶

敢時出猶夏與齊抗衡宋襄既無齊桓之德義又無楚
顯之勢力乃尚楚為重欲得其所從之諸侯是求肉於

虎其遭執辱也宜哉楚君既攝人則齊宋二君亦降稱
人若宋齊稱爵則疑楚人為大夫矣張氏曰伯中國者

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夷
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夏大旱公欲

列而人之以君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災厄厄。滅文仲曰非早備也滑城郭既食者用務繕
分此其務也。坐厄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
災之滋其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

災也傳旱祥正也杜氏曰雪不獲雨故書旱高氏
言大者父且甚之辭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七

年秋也王氏曰春秋歷時不雨則書不雨但一時不雨
而為災則書旱在二十一年冬不雨不曰旱者五穀既

登則害於民者殘故不書旱耳靈慶李氏曰經書大旱
一此年及宣七年秋正義曰春秋之列旱則備書雪而

得雨喜雪有益則書雪不書旱雪不得雨則書旱明災
成也故公羊以不雨為記

異大旱為記災與左氏同**○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或為宇作霍**執宋公以伐宋**

其其何以甚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孰執之

楚子孰之寫為不言楚子孰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穀梁

傳以重辭也釋子曰宋卒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諸
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鄭氏曰鄭地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王氏曰豫泉
梁會下執言

子邦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復出晉，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

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楚子執宋公，不與

故以諸侯共執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執非伯討桓桓人齊執陳轅濤塗伐桓君執桓人

晉執衛侯會君執桓桓人韓不信執宗仲幾會桓大夫執緡人此楚子執宋公曷為不再桓楚人必以夷

狄執諸夏之節也。是故執宋公不申言楚人執齊靈封亦不申言楚人猶曰諸侯執之云爾。夫以

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

會，蘭相如一奮其氣，威信伸，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

動。記蘭相如傳秦王告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會

正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賤大王矣。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年

秦終不能加勝於趙。補亦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

志於荆楚乎。宋以乘繩盤切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

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

不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此楚執其真以諸侯

也。南面之君兵馬非不多也。力非不足也。而聽蠻夷之君執辱盟主，故戮之。宋公德不足，懷慮不及，遂而

求諸侯以及於難，故罪之。孔子指定公會，以行

侯此會中國也。猶以文事不可無武備。請司馬以行

其身。溷於虎狼之群也。不免。陳蔡鄭許曹皆中國也。蠻夷

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豈非自同於

夷狄之類乎。故以諸侯同執為文。以罪襄公。非但不

識楚人諷許之心。且無以知五國之不同心。而輕為

是會也。慎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然春秋為去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

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
 隱所以深貶之也臨川吳氏曰宋襄求諸侯於楚而
 疾也當時楚最強盛諸侯服之宋則國弱而諸侯不
 從故求於楚宋為首事故先之然能致諸侯之來者
 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狄也以其會也楚實為之主故宋公
 爵而叙於侯伯之上則此會也楚實為之主故宋公
 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其執而莫之
 救諫者勢不能也按前有鹿上之盟后有使臣申來
 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子者蓋謂執宋
 公不可稱執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皆須爵
 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稱
 爵此春秋之筆也高氏曰楚自是稱子而序於諸侯
 之上於此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高氏曰執宋公以
 伐宋華夷爭伯也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諸侯無
 伯也以上公之尊同於匹夫之微浼就執辱宋襄之
 圖伯宋矣齊之盟楚序陳蔡之下鹿上之盟楚序齊
 下蓋荆楚雖強初與中國之會盟猶未敢偃然自肆
 也至是則陳蔡之上蓋有主會之志矣而宋襄德寡
 國弱欲尸盟主之權故楚稱設詐禽之而攻其國以
 懼中國之諸侯而取威撥伯也春秋尊中國而賤夷

狄哉雖宋襄不能伯而揭宋公於會盟之首所以辨
 夷夏之大分也于齊鹿上楚皆書人此會書楚人則
 疑非楚君故助書楚子四夷雖大皆曰子荆楚僭王
 而書之以子雖曰稱爵而抑之之意實在其中然以
 子爵亞於宋公而位中國諸侯之上心兩伯之抗不
 待春秋之終而已見矣故止齊陳氏曰宋楚初爭長
 也楚稱子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侯之從楚
 歟從宋歟

冬公伐邾

齊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

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
 也蠻夷習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禕濟而脩祀紆禍
 也也
 時不知貶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楚人使宜

申來獻捷

宋公賈昌為執宋公賈宋公與楚子期以

乘車之會公子曰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
 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
 為之自我隨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
 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
 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曰夷復曰君
 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城而守國楚人

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難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孫子目夷復
曰國為君守之君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
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圍解也曷為不
言其圍為公子曰夷諱也段保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
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且申闢氏子西也不書族與林聘同

不曰來獻宋捷為子偽魯諱也陳氏曰不曰宋捷
隱之也張氏曰信公

不與孟之會楚方求駕中國以魯諸侯從楚伐宋而

魯獨不與音故楚來獻捷以魯魯為魯討者拒其使

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

作實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站之上

絕謂之姑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捕去逆甚矣

在堂隅國於夷狄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

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林尊中

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之也魯諱宋公執而伐之

或動天下既敗其君又隱其捷乎宋以仲有道之弱

而沮無道之勝陳君使大夫何以特稱人敗之

也孟會不稱子無以見宋楚之爭長獻捷不人之則

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振之始有君大夫淵川吳氏

曰楚人者楚子也孫使則知為楚子矣自屈完盟召

書楚執不書楚子使自中獻捷不與荆蠻之凌中國

也執宋公以諸侯同執為文不書宋捷諱魯受捷之

惡責中國諸侯之從蠻夷也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

或捷書爵書我捷楚頓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

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以釋之子

魚曰：倘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何氏曰：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也。何氏曰：薄中，記作亳。漢山陽薄縣，即湯都。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部鼎立。

華督也。事見桓公二年。會于澶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不。

討般也。音班也。事見襄公三十年。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

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遣是。

夷狄反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

大變春秋之所謹也。亂臣賊子弑君父，夷狄

下澶淵盟于薄，皆書其所為。然于稷于薄，不人諸侯而澶淵人諸侯之大夫者，世子然君尤天下大變之不忍言者故。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

尤辭之也。

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也。與歃血要於選言求

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偵。都田

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

之也。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人當情愧理屈而歸

宋公之不暇矣。今傷公魯於獸捷之威，與五國為會

求盟於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春

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亦不書宋公歸自楚，而

曰釋宋公，蓋其執其釋皆制於夷，而聖人全中國之

體故諱之。非魯與諸侯之無能為也。何氏曰：凡諸侯

見執而不失國書曰某侯某歸于某，此不書名而言

若是以為執之釋之皆在諸侯。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何氏曰：楚初國盟不書公於足，或以為嘉我公之

救患設矣。何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明盟于薄，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予楚而憫中國之失伯也。

會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同皆書諸侯者
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鄆子會盟于邾可矣何必
又書諸侯乎

襄王二十有二年文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俱

穆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其俱

左傳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胡老與有濟子之祀

皆伏羲之後封近於濟故世祀之邾人滅之須句

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

君焉顯史之此故或奔及反其君皆略不書審如

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

命而專為子偽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

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本殺非所以為禮也與取

奪者無以異矣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歸

我取之也信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

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陞之寇春秋

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春秋嚴義利

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

句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書取鄆文七年

再書取須句而傳謂實邾文公子焉比事而觀則魯

絕之功則春秋必書公伐邾歸須句子使果有與城繼

其善矣魯取須句之事若以昭十九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三鄭伯如楚夏宋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三鄭伯如楚夏宋

此矣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怒鄭如楚故伐之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疫雖甚而德慧術知未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所謂一會諸侯于孟而遭執伐之辱再盟于薄魯與諸侯同致請於楚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脩已之德義乃遂怒鄭而與師以伐之所以挑楚而取泓之敗也

附錄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發歸不亦自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蔡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孔云富辰言于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媾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陘音刑邾人以須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又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蠱蠱有毒而况或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音諸魚門諸魚門禮記曰魚記稱邾婁

力俱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禮記曰邾亦甚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

諱為貶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觀此則知春秋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此則因取妾母之家而激然皆無義之戰故皆諱公戰常諱敗而莒時直書敗績以與隣戰猶為彼善於

為至仁大義公脩仁行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

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

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展兩使

齊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

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厲諸侯義

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

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也凡

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

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篇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安

意室中之藏聖也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則

仁也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烏陵為廉乎

注飾小行而妨大倫夫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

德者春秋之所惡去聲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

深貶之也宋襄被執見釋而諸軍諸侯楚以

秋詞無所予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

罪其復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

及其身之禍楚子救鄭而不言救又賤稱人惡夷狄

也微楚子亦所以發宋公也以千乘之宋不能勝楚

之微者宋公病之矣宋以衛侯許男勝子伐

鄭而泓戰正書宋公者蓋夏首伐鄭之師既歸及秋

楚救鄭不及因遂伐宋宋公帥師往逆之而與戰欲

雪孟之恥而中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公身傷而不言

矣公羊美宋襄之守信云文王之戰亦不

過此夫文王以仁義行師不應以宋襄徒守匹夫之

信不知事機也文王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

義不過焉則不以威制漸之以道擊之以仁而四方

自服爾今襄公不務脩文王之業而亟大功以殘百

姓徒守咫尺之信乃比之文王其不知聖人亦甚矣

盧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交戰者城濮鄧鄂陵
鍾勝負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
四夷也此說亦是但以夷已息爭之道言之則戰皆
非春秋所與宋晉之及及與楚戰不及齊桓晉悼遠
矣故胡氏得之公羊之說胡氏辨之詳矣穀梁說亦好

附錄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于何
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臧君子曰非禮也婦人
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成事不適女器丁丑楚
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饗畢夜出
文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
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
知其不遂伯也

甲 襄王十一年二十有三年 **宋** 襄十四年 **晉** 孝六年 **惠** 十四年

六晉共十六 **陳** 穆十一年 **成** 三十五年 **春** 齊侯伐宋圍緡緡切
六卒 **秦** 穆二十二年 **成** 三十五年 **春** 齊侯伐宋圍緡緡切
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 **穀** 梁傳 伐國不言圍邑此
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 **杜** 預曰 緡宋邑高平
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 **張** 氏曰 漢志山陽郡東緡縣

齊霸國之餘業也 見祭 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
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
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
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 襄公欲行霸為楚

之反因其困而伐之不仁也 襄公欲行霸為楚
盟于齊乘間以干中夏耳齊侯不悟而受其盟宋之
不與盟于齊不術義也齊反借此為名以責宋伐之
於敗傷之後恃理甚矣 齊考非宋襄之力則
不能報德刑戮之民也齊侯書爵以其皆大惠而忍於
為不義故目其人而誅之書伐書圍皆所以貶也 魯
故伐圍並書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 六年何以不為貶
以誅其惡

乎鄭與楚合馮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
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

嫌同詞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經書

從夷之罪宋虜忌公于馮而遷怒於鄭圍長

大德而修小怨皆敗之也蓋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

許圍宋彭城同圍齊春秋不以爲讒不能修德而徒

恃兵力則雖攻內邑之背叛如圍棘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公卒傷於郕故也公羊傳何

以不書葬盈乎諱也

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足棄其師也爲人君而

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

治其罪也謂信公已有志於附楚故不書葬

伯迄二十二年宋襄之立左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

則曹商之文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爲

予宋襄之伯則效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

乎始宋以先代文獻之後魯居庶邦侯伯之長齊晉猶

可伯豈宋不可伯乎既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也

威仁恃之其致夷以謀貞義陳之大襄公非恃無功而

又謂亂伯○秋楚人伐陳

將可類焉○秋楚人伐陳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買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臨川吳氏曰曹商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

從宋盟齊則陳從楚會于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

經唯見陳之服於楚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

蓋以伐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認以貳宋

之意可見矣○陳頌之爭始此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經書

宋虜忌公于馮而遷怒於鄭圍長

小怨皆敗之也蓋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

齊春秋不以爲讒不能修德而徒

公卒傷於郕故也公羊傳何

盈乎諱也

以其不教民戰則足棄其師也爲人君而

宋襄之立左在僖九年十八年宋始稱

與北杏城濮主諸侯之詞無異謂春秋爲

效父之卒畧不書葬與秦楚之君無別

何以不足乎終伐也

伯矣何以不足乎終伐也

○秋楚人伐陳

夫有大功而無買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曹商之盟陳不從宋伐鄭之役陳亦不

從楚會于孟執宋公伐宋則陳從楚考之

不見陳之貳於宋今楚討陳之貳

而陳未朝楚即認以貳宋

○陳頌之爭始此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

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乃辟也今臣之子各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

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

其何後之有

冬十有一月。祀子卒。

禮記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不

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同盟死則祀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

被左氏祀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杜預以謂祀實稱

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

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伯或稱子。稱伯者。雜夷禮降

一等。稱子者。純夷禮降二等。魯人因其來朝而賤之。仲尼慘經而貶之。亦猶吳楚之君不書葬之例也。

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

各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

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

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禮記曰。祀用夷禮。則夷之者。也。國諸侯。而用夷禮。則夷之者。也。

附錄 蒲城人欲戰。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夜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

廩。答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

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

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

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

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文公聞其驍。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蓋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受璧反璧及
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魯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
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始將啓之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
鄭同齊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對曰
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
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厲橐鞬以與君周
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
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
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山晉公子乎天將與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
人懷贏與焉奉盃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
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
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
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

七年 晉文十五年卒 文三十七 共十

附錄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

臣之罪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
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
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
伯使公子襲如晉師師退軍于郟辛丑狐偃及秦晉
之大夫盟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
也。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
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
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
對曰至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
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二月晉侯濟會秦伯于王城己丑齊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
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
以逃。蓋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
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
稷。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遷見之。○似
人歸。李憝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并
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
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內子。而巳
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巳
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謬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
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
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
之不獲。以緇衣為之。用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夏狄伐鄭

公子士洹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

伯加鄭請滑鄭伯怨惠下之人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
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
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
周管蔡幽霍魯衛毛脯郇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
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
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
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
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
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
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棄德崇
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德崇
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
聾自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
道忠信之言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
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汗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
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士弗聽使頰叔桃子出狄師
夏狄伐鄭取轅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
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淋王又啓之
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

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板以狄師攻王。王御土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於散。國人納之。秋。顏叔桃子奉大板以狄師伐周。犬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虜于汜。犬板以隗氏居于溫。鄭伯

鄭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附錄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聞

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室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鄭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

子帶都在鄭地。記取告叔父。城文仲對曰。天子蒙塵。子帶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也。生乎晉。使左鄆。又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以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組。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

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也。其諸此之謂與。天子無出。出矣。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怒。于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

顏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

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顏叔懼狄

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虜于汜。

南汜也。在襄城縣南。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出曰。天子無書出。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賊績于茅。戎皆言其

自取之。去京師而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

國故。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

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反女。乙懿親以扞。外侮而

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按其本
也不亦偵乎王者以一八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
往猶天之無不覆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
雅而列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
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
隋而世有戎狄之禍劉文靜傳高祖起太原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從之遣文靜
使始畢可汗曰願與天戰共定京師金帛子女及歸
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自是突厥恃
功須求無厭又數入寇世為唐患晉藉契反丹之力以取唐而卒
有播遷之辱百紀高祖石敬瑭其父臬族維
契丹耶律德光入鴈門與唐戰敗之作策書命敬瑭
為大晉皇帝後張彥澤叛降契丹契丹兵大舉入寇
執出帝也遷和龍城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
供饋不終或時絕食

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
其所有之稱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
絕天位雖居于鄭猶出在四海之外然王者至尊
故不曰奔雖在外皆曰居天王者雖自出鄭伯
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云天子出而曰居者若曰普
無客禮莫敢為主焉之謂也出而曰居者若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陳氏曰
書為尊尊諱也子頹之難惠王未有過也鄭號圖之
執燕仲父殺子頹逾年而復辟故諱之也襄王出居
于鄭以為無足諱焉耳長帶之有寵於惠王
猶子頹之有寵於莊王也長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
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先猶惠王之適鄭處於
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
以罪襄王也夫長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
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
而不致襄王非類之類以泚憤於伯叔之國立非
由作今襄王非類之類以泚憤於伯叔之國立非
類之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於
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

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佞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出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錫胡位極將相毒亂宮闈卒致漁陽之變金與逃竄朱子綱目於代德信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齊雞皆不曰出而天寶之辭寇特筆之曰帝出奔蜀所以貶玄宗察華夷之辨慢惟薄之禁而自致萬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天叔遽通之而王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故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盧陵李氏曰春秋書王居三鄭也他泉也皇也書公居五昭公居鄭也○

晉侯夷吾卒

於今年 **晉文公** 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
左氏記惠公卒在去

年九月蓋春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所據者他國之中也年月不同不可得而考矣

附錄

左傳 衛人將伐邢禮云王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為乃往得任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四

